

除却泰山不是山

——与泰山结缘的汪曾祺

汪曾祺，江苏高邮人，中国当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，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，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”汪曾祺曾三次游泰山，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，作为编剧在山东宣传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时，途经泰山，为了亲身体会剧中“新四军伤病员‘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’的精神”。1987年和1991年，他两次登临泰山，并留下散文作品《泰山拾零》和《泰山片石》。



1991年汪曾祺在泰山



汪曾祺泰山画作

□孙晓明

汪曾祺儿童时代就向往泰山，高邮县的东岳庙离他的家门不远，他和东岳大帝早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“老邻居”。进了私塾，汪曾祺所学多是桐城派的古文，而印象最深、背得最熟的就是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：“戊申晦，五鼓，与子颖坐日观亭，待日出。大风扬积雪击面。亭东自足下皆云漫。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，山也。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彩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，动摇承之。或曰，此东海也。回视日观以西峰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绛皓驳色，而皆若偻……”“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”的泰山，就这样深深地吸引了汪曾祺。

“到莱芜爬泰山”

前些年在泰安和莱芜两地间曾盛传这么一个笑话，说莱芜为了扩大宣传效应，有“请到莱芜爬泰山”的说法。实际情况，莱芜和泰安接壤，况且区划调整前，莱芜曾由泰安市代管，到莱芜爬泰山也没错。

“我们顺便到莱芜看了看。”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叫“莱芜讴”的文章，收录在他的《泰山拾零》系列中，写于1987年3月24日。他写道：“莱芜有中国最大的淡水养鱼湖，据说湖的面积有三个西湖大。坐了汽艇在湖里游了一圈，确实很大。有几只船在捕鱼，鱼都很大。”

对于雪野湖的鳊鱼，他写道：“午饭、晚饭都上了鳊鱼，鳊鱼有七八斤重，而且不止一条。可惜煮制不甚得法，太淡。凡做鱼，宁偏咸，毋偏淡。厨师口诀云：‘咸鱼淡肉’——肉淡一点不妨。这样大的鱼，宜做松鼠鱼，红烧白煮皆不宜入味。”

鳊鱼是汪曾祺最喜欢吃的鱼，他曾专门写过一篇《鳊鱼》，认为鳊鱼刺少、肉厚，蒜瓣肉，细、嫩、鲜。对于鳊鱼的做法，他觉得清蒸、干烧、糖醋以及做松鼠鱼，皆妙。如果杂汤，汤白如牛乳，浓而不腻，远胜鸡汤、鸭汤。

吃完了雪野湖的鱼，汪曾祺晚上还看了莱芜梆子，他写道：“晚上看了莱芜梆子。莱芜梆子的特别处是每逢尾腔都倒吸气，发出‘讴——’的声音。所以叫做‘莱芜讴’。倒吸气，向里唱，怎么能出声音呢？我试了试，不行。这种唱法不知是怎么形成的，别的剧种从无这样的唱法。由‘莱芜讴’我想到‘赵代秦楚之讴’会不会也是这种唱法？‘讴歌’，讴和歌应该是有区别的。‘讴’，会不会是吸气发声？这当然是瞎想，毫无佐证。不过我在内蒙古确曾遇到一个蒙古人，他的说话方式很特别，一句话的上半句是呼气说出的，下半句却是吸着气说的。说不定古代曾有过吸气而讴的讴法，后来失传了。”

对于戏曲，汪曾祺是行家里手，他是《沙家浜》的主要编剧，“垒起七星灶，铜

壶煮三江”的经典唱词就出自他的笔下。另外，他还写了《杜鹃山》《范进中举》《一捧雪》《大劈棺》等剧目。他纵谈戏曲艺术的文章，结集为《汪曾祺说戏》一书，2006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

汪曾祺不但会写戏，自己还会唱一些京剧和昆曲的片段。那年他头一次听莱芜梆子，就抓住了这个剧种的最大特色，那便是“讴”的唱腔。

“泰山是一面镜子”

汪曾祺老先生一生共爬过3次泰山，1987年他去泰山，写了《泰山拾零》，前面提到的“莱芜讴”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题目。此外，他还写道：“泰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石峪。在半山的巉岩间忽然有一片巨大的石板，石色微黄，是一整块，极平，略有倾斜，上面刻了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字大径斗，笔势雄浑厚重，大巧若拙，字体微偏，非隶非魏。郭沫若断为齐梁人所书，有人有不同意见。经石峪成为中国书法里的独特的字体。龚定庵谓：南书无过《瘞鹤铭》，北书无过《金刚经》。《瘞鹤铭》在镇江焦山，《金刚经》即指泰山经石峪。为什么在这里刻了一部经？积雨之后，山水下注，流过石面，淙淙作响，有如梵唱，流水念经，亦是功德。”

1991年7月，汪曾祺应邀到泰山参加散文笔会，带着自己的思考和使命，他第3次走进泰山。

汪曾祺在《泰山片石》“泰山很大”题目下写道：“我是写不了泰山的，因为泰山太大，我对泰山不能认同。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。我十年间两登泰山，可谓了不相干。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，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。山自山，我自我，不能达到物我同一，山即是我，我即是山。”

在此文中他又写道：“但是，又一次登了泰山，看了秦刻石和无字碑（无字碑是一个了不起的杰作），在乱云迷雾中坐下来，冷静地想想，我的心态比较透亮了。我承认泰山很雄伟，尽管我和它整个不能水乳交融，打成一片。承认伟大的人物确实是伟大的，尽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不近人情。他们是人里头的强者，这是毫无办法的事。在山上呆了七天，我对名山大川、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有所平息。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，我的平常，更进一步安于微小，安于平常。这是我在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。从某个意义上说，泰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个人的价值。”

这次笔会彻底改变了他之前两次来泰山“山自山，我自我”的“不能认同”，在泰山的博大、恢宏、宽厚、平和中终于找到了自我，也真正识得了五岳独尊的泰山，并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能不能这样讲，曾经笔会难为会，除却泰山不是山！”这两句套用元稹《离思》的即兴诗作，是汪曾祺先生在泰山散文笔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即兴发言。

可亲可敬的“小老头”

在1991年7月泰山散文笔会后，回到北京的汪曾祺写了《泰山片石》系列篇，涉猎了“碧霞元君”“泰山刻石”“担山人”“扇子崖下”“中溪宾馆”“泰山云雾”，在写景的同时，无不穿插人间烟火，几个泰山人物灵动地跃然纸上。

在《泰山片石》“担山人”题目下他写道：“我在泰山遇了一点险。在由天街到神憩宾馆的石级上，叫一个担山人的扁担的铁尖在右眼角划了一下，当时出了血……”这里汪曾祺写了两个人物，一是把他划伤的年轻担山工，这一幕的确很危险，久居泰山脚下的人都知道，挑山工在盘道上换肩，要离他远远的，担子一横，面积很大，不小心很容易被担子铁制尖头戳划伤到。汪老爷子宽宏大度，幽默风趣，没有“纠缠”年轻的担山工什么事，体谅担山工的不易。

同时他还写到泰山管委副主任路宗元，“听泰山管理处的路宗元同志说，担山人，一般能担一百四五十斤，多的能担一百八。他们走得不快，一步一步，脚脚落在实处，很稳。呼吸调得很匀，不出粗气。”路宗元是我父亲的同学和好朋友，一直从事文保工作，对泰山颇有研究，有泰山专著出版，具有学者风范，当年全程负责泰山散文笔会的接待和会务工作，肯定和汪老爷子有共同语言。

作为美食家，当然少不了写吃的。汪曾祺在“中溪宾馆”中写道：“泰山可吃的野菜有一百多种，主要的是有三十一种。野菜不外是两种吃法，一是开水焯后凉拌，一是裹了蛋清面粉油炸……”

汪曾祺还给宾馆的服务员一个叫米峰的姑娘买的《蒲桥集》书扉页上签了名，并写了几句话。为所居住的中溪宾馆写了一幅四尺横幅：溪流崇岭上，人在乱云中。

后据在现场的人回忆，在泰山笔会上，他写字赠送给东道主，请与会者叶梦弄点酒来陪他喝，他说只有喝了酒，字才写得好。叶梦听命陪他喝。汪先生喝一杯，写一幅字。喝着喝着汪老就写了一大摞字。

这里，我们体会到了汪曾祺老先生对泰山的一往情深，喜欢泰山的野菜，喜欢泰山的水，喜欢泰山的云雾，喜欢泰山的人，与泰山中天门中溪宾馆经理朱正伦的互动；与宾馆服务员米峰的书来文往；在泰山上度过7天，但与宾馆以及工作人员结下深厚友情，恋恋不舍之情，仿佛跳出字面。

32年过去了，汪曾祺先生在泰山的片石留印，仿佛历历在目，今天重温，意犹未尽，像夏日雨后泰山松石一样散发着一种沁人的清香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、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，文史研究者）